

燕子

Swallow

他揭开了我的心房
心房的最深处
我们都只有一双翅膀
.....

(台) 朱少麟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燕子

(台) 朱少麟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(京权)图字:01-2005-125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子/朱少麟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5.9
(朱少麟作品集)

ISBN 7-5063-3227-2

I. 燕… II. 朱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39453号

燕 子

作者:(台)朱少麟

责任编辑:张亚丽

装帧设计:葛水英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:100026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640×960 1/16

字数:260千

印张:16

插页:3

印数:001-15000

版次:2005年9月第1版

印次:2005年9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3-3227-2

定价:23.00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悲欣交织的童男之舞（序）

焦 桐

朱少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出版后意外地热卖。初显身手即成畅销作家，很多人羡慕她的幸运，却鲜有人理解她的努力和通过辛勤耕耘所呈现的艺术。现阶段台湾的阅读环境，畅销可能意味着媚俗、肤浅，朱少麟却逆向操作，在她的小说里掺进大量的思考和辩论。

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以自由为主题，铺排情节，通过人物性格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，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哲学思辨，追寻生命自由的奥义。

001

第二部长篇小说《燕子》延续对“自由”的辩证，围绕以缺憾为主题的话语，词锋比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更犀利、简洁。

《燕子》之叙事，保留了轻度的哲学思辨，如穆尔普柴斯林德（负责舞台艺术的林先生）和吉坦罗丝卡奇塔波娃（阿芳）在课堂上的两次辩论。朱少麟显然是欢喜哲学思辨的小说选手。这项特色，使一群年轻人的清谈，避免了风花雪月的可能，使小说话语存在着一定的思想深度。

相对于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朱少麟的《燕子》有更精湛的演出。无论就意蕴（significance），隐喻性关联（metaphorical coherence），主题统一（thematic unity）等法则来观察，朱少麟充分具备卡勒（Jonathan Culler）所谓的传统文学能力（literary competence），这种能力，促进读者对文本的传统式理解。《燕子》表达的是关于自由解放了的年轻心灵，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缺憾。这样有兴味的叙

述，我们随便就可辨识某些修辞手段、美学特征，进一步让这些特征产生关联，证明文本的统一性和完整性。

《燕子》的行动时间，压缩在巨型舞剧《天堂之路》从排练到公演前夕的半年间，故事大致按时间顺序连接事件，结尾联系开头，给予事件复合功能。

朱少麟喻人生为舞蹈。对叙述者阿芳来讲，舞蹈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发生在舞蹈的一切都严重触动情感，阿芳回忆青春期的辛苦，“挥汗如雨，拼着命追赶同侪的舞步”。又如卓教授拖着癌症末期的病体，“连续几次病倒，都是虚惊一场，像是再三谢幕一样。我好像看见她俯身答礼时，嘴角促狭的笑意”。

《天堂之路》是名舞蹈家卓教授的闭门之作，暗示这出作品是这位舞蹈大师告别人间的休止符，是她通往天堂最美好的一条路径。卓教授教诲阿芳，真正的舞者只为了美而跳，一次就够了，“在舞蹈中进入了天启，接近那一只上帝之手”。《天堂之路》同时是一种智慧开发的工程，通过这一出舞剧的拼练，每一个人物都得到心灵、智慧的成长，卓教授总算强撑病体，完成毕生杰作；叙述者阿芳经过努力和一连串事件，终于“认清自己”，释放自己，领悟到天堂的幸福必须带着人间的缺憾；龙仔跳舞不再空洞，实践为美、为自己而舞，达到舞艺的极致……

故事始于狂暴的风雷雨电，终于风停雨霁、晴空万里，结束的场景叠映了开头的场景。

暴风雨是《燕子》里的情感符码，情感激动时，常激动出暴风雨。阿芳迷恋跳舞的大学时期“像一场暴风”；舞剧配乐初送来第一支曲目时，众人兴奋，“雷声隆隆”；阿芳发现卓教授和龙仔的暧昧关系后，高烧不退，连续下了好几天大雨；龙仔受到某种神秘力量召唤，也是大雨如瀑，雷鸣不已；雅芬被逐出舞团，是一个险恶的早晨；阿芳被逐出舞团，也下着雨；龙仔出走复返回舞团，“下起了不寻常的暴雨”；卓教授重逢最得意的门生李风恒，“眼神凛烈相触，像是风暴一样的往事呼啸穿过两人之中”。

暴风雨的隐喻连贯了文本的符号转换。

似乎这一群年轻人的情感总是特别强烈，要用强烈的符码相应。舞团里舞艺最精湛的是“二哥”李风恒和龙仔，两人遭遇时“像一只亚洲虎遭遇了一只美洲豹，二哥到黄昏时，连颈毛都直竖起来似的，她摇摇头停舞直走向墙角的龙仔”，以暴猛的野生动物喻两个令人欣赏的身体和生命力，这种身体和生命力充沛、蓄势爆发，迎拒着灵与肉的纠葛，期待着一种释放出来的叙述语境。

尤其是龙仔，他的身体美得足以诱发任何人的情欲，阿芳和龙仔之间却始终缺乏情欲冲动。卓教授为激发他们的情感，并练习性欲，竟将他们锁在斗室里送做堆，阿芳在暗夜里抱紧龙仔，感觉他的喘息，“这是一匹无人足以缚缰的烈马，它飞奔起来，四只蹄子都要擦出火花”。这种转喻式（metonymic）结构的例子不少，在组合关系上组成了复杂的转喻关系序列。“亚洲虎”、“美洲豹”既分别指代两个高手的舞姿，又被这两种野生动物所指代；此外，“烈马”是龙仔身体的提喻（synecdoche），而飞奔的烈马、难以驾驭、四蹄擦出火花又是性欲的提喻。

符号是意义的媒介，朱少麟在操作这些符号时显得成熟老练，连贯文本的符征群，彼此结合、发展，形成指意活动的网络。卓教授既是舞蹈界的泰山北斗，她的舞蹈教室虽然只是一幢旧平房，在叙述者眼里却是“景仰多年的圣殿”，“宁静中格外显出了一种深宫内院的气息”；叙述者拉开她办公室的玻璃门，“迎面一道六角探照灯直射过来，辉煌的、辉煌的光圈灌满眼帘，天堂也不过如此”，那道探照灯标记了卓教授霸道的性格和她的主宰地位。

被强调的标记还见诸一些小地方，如卓教授习惯折凹香烟，凌空抛进烟灰缸，病入膏肓时即合理地失去这种神射功夫，以丢掷烟蒂的动作暗示生命力、身体的变化。又如舞蹈教室院子里的梧桐树的荣枯，象征卓教授的生命，卓教授染病时它大量飘落枯叶，卓教授油尽灯枯时它已枯死。

这部小说描写现代人的努力与迷茫，孤独与寂寞，特别关注时下年轻人的精神出路。通过卓教授对弟子的要求，提醒大家开发生活中的知觉，“感知这个世界之前，先向你们自己的内在探索”，这是一

种亟待释放、拯救的知觉能力，此时描写阿芳气喘发作的一段相当精彩：

我觉得双唇干涩，非常后悔午餐时错过的那杯温开水，我觉得卓教授额前那络发丝非常碍眼，很想帮她轻轻抚平到发髻中，卓教授这时望了过来，目光如电，我正坐肃穆，开始想着，没办法写小抄给龙仔，真是遗憾。

卓教授要我们回归到母胎中的经验，模拟胎息中的知觉。

于是我们阖眼静坐，窗外一对乌秋鸣叫了起来。

卓教授催眠一般的声音，一句一句来袭，我的记忆随着沦陷，掉落。听见了母亲的心音了吗？她这么说，发烫的血液拱进血管，灌注到你的四肢百骸，那是什么感觉？

我抱紧了双臂。她的声音不停入侵：那是你的母亲，能不能，感觉她的感觉？她期待着你吗？她想象着你吗？她平静吗？愤怒吗？

我的浑身凉得像冰，指尖却又烧灼如火烫，喉头紧缩痉挛，我想要咳出来，或是喊出来，卓教授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：你的母亲笑了，羊水掀起波涛，那也是你第一次的笑，记不记得？

这段叙述有对话、有想象、有独白，流动着阿芳的挣扎，思考的挣扎和肉体的挣扎，其中融合意识流、蒙太奇手法，语言流畅而自然，生动描写气喘发作的过程，并将主题融合在行动里。在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，主题犹依赖辩论“讲”出来；到了《燕子》，则明显增加了行动的分量，由事件“演”出来，这是令人惊喜的艺术跃进。

《燕子》的叙述语境流动着飞翔、释放欲望，崇尚自然情感，释放被捆绑的性灵——龙仔告诉阿芳“我们都有翅膀”；阿芳之所以习舞，是观赏卓教授的舞作《燕子》，从此想要舞艺能像燕子那样飞翔；卓教授谆谆启示阿芳要遵循心灵真实的自我和内在驱力，“跟着心里面的燕子，就不会迷路”，期待阿芳认清自己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只燕子。

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和《燕子》里的人物塑造，组织了相似性指意功能，如阿芳和马蒂都自幼失恃，家当都是一只皮箱。

朱少麟笔下的人物率皆俊美，年轻，具中性气质，有着相当程度的自恋，如龙仔“漂亮中带着过人的气派”，“满身虬结的肌肉，在水渍中华美得像是要泛出了霜花”；荣恩“是个颇为清丽的女孩，全身骨架出奇的纤长，脸蛋也十分细小，淡施脂粉的五官绽放出一种青春紧致的活力，眉宇间很有着一股妖柔之色”；西卡达“是个非常英挺的男人”；克里夫“那一身风华直可媲美时装模特儿”，李风恒“灵气迫人的眉目间含着一股锐芒”、“英风俊爽”。这群中性而自恋的年轻人，使得朱少麟的小说艺术染上唯美色彩。

卓教授和龙仔都是核心人物，尤其是后者。龙仔练舞时撞断克里夫的腿，改变舞剧的角色结构，同时引出“二哥”李风恒。龙仔像一块不点头的顽石，即使被逼和阿芳送做堆，也激不起情欲，间接促使阿芳二度离开舞团，展开另一条故事线索。此外，卓教授与龙仔之间、龙仔在舞团中的角色、阿芳对龙仔若有若无的恋慕，是小说中的一个谜（enigma），是难以破解的暧昧关系；这个谜使叙事的生产，维持在不充足、不平衡和延宕的逻辑之内，不断将故事向前推进。

卓教授出场时间不多，但她在事件序列（sequence）中显然也是核心，是一种推动故事发展的力量，屡次扰乱稳定的情境，导致某种失衡状态，招引另一种相反力量的行动。

卓教授另一项功能是喜感，她一方面以暴君角色影响主人翁阿芳的命运，另方面她是一个“神射手”，能远距离将烟蒂丢进烟灰缸或咖啡杯，神乎其技地以手中折凹的烟惩罚人，还专攻人家的眉心，阿芳面对她时就经常掩住额头逃窜。朱少麟的成熟还表现在幽默上——藉卓教授的神射香烟的功夫营造幽默感。

这是生命苦涩中的甜甘，泪光中的微笑吧。《燕子》没有了海安这样梦幻般的偶像，叙述明显较有节制，不再逃避制式生活（如上班），它强调幸福中的缺憾，并且比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多了积极介入生活的态度与决心。



往北疾驶的一路上，前方的乌云也正快速暴涨蔓延，层层遮蔽了天光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会是一场不寻常的大雨。骤雨阻绝了我们的归程。

从傍山的公路离开，我们驶入一条蜿蜒的坡道，才刚抵达海边的断崖，一道闪电就在眼前劈裂了天幕，海面上暴雨成烟，天地瞬间晦涩成了黑灰交际的颜色，巨雷跟着震撼了我们的座车，这时候龙仔咧嘴笑了。

龙仔推开车门，大风和大雨横向狂飙而入，满车的杂物四散纷飞，我的长发也撕扯其中，克里夫返身要捉住龙仔，但是被他挣扎甩脱，龙仔倒着跌出车外，随即被雨水润湿了全身，慷慨的雨，释放出龙仔单薄衣衫下面的原始曲线，我看得见他的肌肉线条，在水渍中华美得像是要泛出了霜花。

克里夫熄了引擎，从驾驶座强行越向后座，造成了一阵骚动，克里夫艰难地开启了车后厢的手提音响，将音量调大到最极限，我们都尖叫了起来，我见到了每一张嘶吼的面孔，但声响非常遥远，这是暴烈的失聪，所有的嘈嚷消融在更凶猛的雷声雨声海涛声中。

只有龙仔静默无语，从车窗的水幕望出去，龙仔的身影断续，如同黑白无声电影的一幕演出，他不顾泥泞爬到了断崖最边缘，看见了浪涛中那艘白色小艇，于是回身朝我们安静地挥手，雨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停的，我从没见过来去这样干脆的雨。

阳光在同一刻洒落海面，连海风也变得温驯了，我们停止喧哗，钻出车子之后都感到了离奇，无法相信眼前这片完整的晴朗和接近透

明的湛蓝。克里夫换上一片音碟，沉静的陶笛乐音随即穿透到海中心，化成空邃的风，我们在风中远眺海洋，那艘白色小艇随波起伏，海天无涯的深蓝色流光中，小艇变成了视觉上强迫性的主宰，大家最后一齐望向它，心思随之航向远方。

载浮载沉，我们历历穿过往昔，回想得越多，耳边的音乐就退得越幽远，升华到听觉之外的模糊地带，终于非常宁静了，我们的记忆都因此回到了非常温柔的角落，我们都想着卓教授。

到了这天，我认识卓教授正好满半年。

所谓认识，是卓教授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。对于卓教授这个人，我却是从小知之甚详，就像一个少女崇拜着青春偶像一样，我以带着一丝疼痛的羞涩之情深深仰慕着她，随着年岁增长，我逐渐学到人之受影响于旁人，最深远的转变往往来自于遥远不相干的彼端，我想卓教授始终没能明白，她是如此在毫不知情与满不在乎中，穿越了千万人群，摆弄了遥远的我的命运。

海风中我回忆着，第一次真正见到卓教授时，她已接近六十岁，早该是退休的年纪了，但是她在生命里重新开拓出一片苗圃，那一年卓教授刚回国，挟带着如日中天的声望，她即刻入主国内舞坛。她甚至还能跳。那是个异常枯旱的盛夏，十六岁的我搭了半天火车抵达台北，在新落成的国家戏剧院前游荡了另一个半天，直到夜色中排队进了场，才想起竟然亢奋得整天忘了饮水，坐在一片漆黑的剧院内只觉得五内俱焚，我干涸得像一具木乃伊，但是当舞台上传来音乐，一束亮银色灯光投射在黑衣的她的身上，她所扮演的燕子翩翩舞起时，当场我落泪如雨，我的左冲右撞的灵魂终于凿开了决口，那只燕子从此栖进我心深处。那是卓教授回国后的第一场舞，在我眼中她简直是个传奇。

我多么希望能像她跳得那般自由。

后来再知悉卓教授的种种，都是媒体上的浮光掠影。她宣布封舞那一年，我正好考进了大学外文系，卓教授收拾起她那袭著名的黑舞衣，我心中的那只燕子也进入冬眠期，选读了英文和法文算是遂愿的，只是我心里明白，在我生命中还有个空缺，比任何物质都还实质

的空缺，带着黑洞一般的吸力，逼着我拼命投进触手可及的所有东西，我在课余时间跟了一个现代舞团，上课时用灵魂跳舞，练舞时又喃喃背诵法文动词变化，我的大学记忆像一场暴风。

那几年我也曾千里迢迢赶去旁听卓教授的编舞概论课，她的课相当有名气。卓教授上课总是一手端着咖啡，一手夹着香烟，要是喊了谁回答不出像样的东西，她竖目扬指一弹，整根还带火的香烟瞬间折成V字形，凌空划过一道弧线形橘色光芒，准确地命中学生眉心，其劲之狠，其势之猛，无人得以逃脱，所以她的课堂大家总是抢着挑后排坐，但慕名前来听课者众，形成了前两排空位，教室后面站满人的奇景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非常万幸的是，她倒是从没扔出过咖啡杯。

卓教授封舞之后，很有发福的迹象，渐渐让人有眉目慈祥的错觉。她虽然不再跳了，但是接手更多的舞团指导工作，她在文化界位高权重，一个意志可以左右无数年轻的心灵，她编舞，她评舞，她引进国际最新锐的现代舞概念，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女暴君，指导学生时，总是透着非常的不耐烦，像是在一群慢拍同伴中暴躁的快舞，不只在舞台上，连在艺术圈里也没几个人能与她长久相处。

所以得知要去见她时，我心中的忐忑其实多过了欣喜，用尽整个青春的锻炼，我知道只有她能给我最后的评分，上一千次舞台也比不上为她一次献舞，但若是她不欣赏我呢？不在意我呢？或者用香烟弹射在我剪式回旋的半途呢？

能够跻身卓教授亲自执编的舞码中，是无上的荣幸，也是无上的压力，在我之前已经有不少舞者被打回了票，我的舞团老师在长久的思索之后，终于再度推荐我前去。卓教授筹得了一笔非常大的经费，准备推出巨型舞作《天堂之路》的消息早已经在报端喧嚷多日。虽然自视甚高，我从没妄想过能有参与的机会，卓教授只要一群最好的舞者，而她有数不尽的优秀弟子，我猜想竞争者一定踏穿了卓教授的门槛，况且，这次的筹备动作非同小可，有薪的训练期长达半年，公演场次已经预先一再追加中，卓教授将亲手调教每个舞者，大家都说，这会是卓教授的闭门之作。

站在卓教授那间声名显赫的舞蹈教室前，我曾经踌躇再三，那是我所遥遥景仰多年的圣殿，它比想象中格局还要小一些，是巷子底一幢旧平房，新漆的红木门并未掩上，院内有一棵巨大的梧桐树，正无声地飘落大量枯叶，微卷的叶片覆满了树下几辆机车，教室内外均不见任何招牌，宁静中格外显出了一种深宫内院的气息。

落日为屋顶镶上了一层金边，微风悄悄吹拂枯叶成舞，没有任何人踪，没有丝毫声音，夕色像退潮一样卷走了全世界，眼前只剩下这幢沉寂如梦的、镀金如雾的舞蹈教室。

我努力追索，却再也记不起那个盛夏的黄昏里，我是如何穿过了卓教授的小院，意外的是，记忆里还回荡着那一道清脆的铃声。

丁——零，推开木帘门时，一只铜风铃随着响起，微微一惊，我差一点就要以手掩住铜铃。屋内的人全抬头望向我，在我开口致意之前，又一起转瞬失去了兴趣，回复他们各自的姿态，落日将我的影子长长拖进地板中央，有人悄声过了它，斜光中见得到无数的金色粉翳静静翻飞，什么人轻轻地笑语着，那一刻我突然发现，我又成了一个闯入者，就像我生命中每个重要的转折一样，犹豫太多，决定太晚，实现得又太暧昧，从头至尾，都落得是这样一个半路边缘的角色。

已经是傍晚时分，只有几个人在空旷的教室里练舞，但是并没有音乐，年轻的舞者各自为政，有人正在暖身，有人已趴在地面上气喘吁吁，有人对着整幕落地镜坐食便当。我在玄关前自动换上爵士舞鞋，顺手将长发辫扎成小髻，整束好之后，一个奇异的感觉开始困扰着我。

那是我无法形容的干扰，从我不确定的方向辐射而来，不是声响，眼前每个人都在制造细微的音波，也不是光影，虽然夕阳和灯光交织出了炫目的效果，甚至不是气味，是还要更尖锐的知觉，我左右搜寻了一圈，确定就在身前不远，一个赤裸着上半身的年轻男舞者，侧对着整间教室，他独自面向墙壁扳腿拉筋，不过是我所见惯的画面，只是难以描述他的动作之外，那种迫人的静谧。我明白了，方才推动铜铃进门之际，只有他不曾抬头理会我的来临。

我看着他整个贴壁伏压腿肌，对于再熟练的舞者这都是异常辛苦

的折磨，所以做起来总要在眉间泄露出肃穆的忍耐，但是这男孩轻阖着双眼，整张容颜安详得令人动容，我想着，这果真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。让我惊异的是他的身体，不可思议的匀称、柔韧并且有力，对于跳舞的人，那样壮伟的肌肉会是累赘，但是他俯仰间展露出了利落的劲道，仿佛整副肉体已经锻炼成筋；而那样一双修长的腿，在舞蹈中原本该是个负担，若非这男孩拥有如此美妙的柔软度。他的身体，仿佛是上帝有意成就而出的一个跳舞并且悦目的机器。

美景当前，我很快便回想起了此行的正务，横越过教室，略一浏览，找到卓教授的办公室，捧着一整本图文并茂的履历介绍，我在雾面的玻璃门外徘徊，激动与临阵退缩的冲动左右夹击，我又来到了一个边缘，再往前一步，不知道要飞落到什么样的境地，正要敲门，从办公室里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，命令说，进来！

拉开玻璃门时我感到目眩神驰，随着门扇，从办公室里涌出了滚滚白雾，迎面一道六角探照灯直射过来，辉煌的、辉煌的光圈灌满眼帘，天堂也不过如此，我屏住了气息，在光与雾中强忍住咳嗽的欲望。

办公室里三个人都回身瞧着我，烟雾缭绕中的三尊神祇，一式一样忍受侵扰的神情，我认出正在抽烟的人就是卓教授，她打量着我同时又吸了口烟，印象中卓教授该是略为发胖的身形，这时一见，她却消瘦得令人吃惊。

“……我是张慕芳，潘老师叫我来见教授。”

“你迟了十六天。”

卓教授怎么会变得这么瘦削？两腮单薄，眼窝深陷，连她开口，整个脖颈都见条条筋络。

“对不起，潘老师、潘老师前天、前天他才通知我来的。”虽然力求简洁，我的用词自动纠缠得无可挽救。

但这是事实，当潘老师紧急通知这个意外的消息，我花了一天半惴栗，半天培养出勇气并且请出事假，然后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。

“来得不是时候，我们还在开会，你先出去等。”一语未竟，她就已转回头去。

所以我又掩上门，感觉有些懊恼，一路上预习着的优雅进退，在她严峻的眉目前，衰败成这样傻气的反应，雾气消散在身旁，我是浓烟吐出一片灰烬，捧着履历书，不知是否趁这时候做些暖身练习，但又不希望弄得汗流浹背气息仓惶，最后我在教室的窗台前坐了下来。

我又见到那个非常安静的男孩，正和另外几个舞者展开练习，还是没有音乐，一片祥宁之中只听见地板上踢踏有声的回响，他们跳的是很简单的舞步，而我了解在这种朴素中，最是展现一个舞者的资材，静静地观望着他们，看得久了，汗珠渐渐沿着我的鬓角淌流成串。

他们一起俯身，那男孩身材最高却俯得低过了全体的水平，像是要潜进了地面那种低法；他们又向上伸展，那男孩抬得比谁都昂扬，将其他奋力延伸的肢体贬抑成了杂草，他是探出头的一朵莲花，就光是伫立着，他也绷得比任何人苗挺。

他的短发已经全湿了，回身猛一旋转汗水全甩上脸颊，因此他微蹙起英挺双眉。我这一生中所见过太漂亮的男孩，要不显得呆气，要不就是邪气，好像是天平上注定的补偿一样，而眼前这男孩分明是个意外，他的漂亮中带着过人的气派。

几个舞者拉开了距离，一齐揉身跃起，他们做了高难度的才字形空中旋体，像一排音符盈盈降落时，那个男孩才抵达飞跃的顶端，仿佛地心引力对他加倍纵容，他第一个飞离最后一个落地，沾地无声，干净精准，而且毫不见他喘息。

窄窄的窗台上，我手足无措了起来，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样出色得过分的一个年轻舞者？

他们之中一个纤细的女孩在落地之后，伏在地板上摇了摇头，像是泄了气一样，她避开其他人的练习，去取了一条大浴巾拭汗，见到我又走了过来，她自称荣恩，是内定舞者之一。

“你总算来了，教授昨天还为了你发飙呢，她说要剥潘老师的皮。”荣恩要了我的履历书，心不在焉地翻阅着。

这是个颇为清丽的女孩，全身骨架出奇的纤长，脸蛋也十分细

小，淡施脂粉的五官绽放出一种青春紧致的活力，眉宇间很有着一股娇柔之色，她对于我的履历表的兴趣显然高过于我本人，尤其那几封推荐信引起了她的好奇，现在她抽出一封细细阅读。

我只有继续张望着教室，那个男孩又完成一串紧凑的地板动作。

“光着上半身那个男孩，他就是跳蓝衣天使的吧？”我这么问荣恩。

荣恩终于正眼望向我，很讶异的模样，“不，不是，他只是见习生。他叫龙仔。”

“主角还没选，不知道谁会跳蓝衣天使。”她又说。

我一时困惑极了，龙仔这样的身手，却只是个见习生。

关于卓教授的这支舞作，从报导间我已经有些初步的了解，我知道舞蹈的核心将会是一个雌雄莫辨的角色，蓝衣天使，我曾经长久地揣想着，那该是个一出场就风华不似人间的舞者吧？那该不会是我这类型的人吧？眼见龙仔跳得那样霸气万千，我的心情错综了起来。

教室中有人朗声喊停，舞者一齐收步，只剩下龙仔犹自舞了片刻，我想那是真正的沉醉，他又蓦然停止，惊醒了一般。舞者们鱼贯地从我眼前走过，往教室另一边的走廊去。龙仔落单了，他的左右顾盼显出了一些犹疑的神色，最后龙仔在地板上坐下，屈膝抱腿像个胎儿的姿势，静息良久，才霍然站起身，也朝我和荣恩这边走过来。

龙仔的步幅带着强劲的韵律感，我看得见他全身细密汗珠如露，他心事重重地盯着眼前的地板，他的裸着的胸膛轻轻起伏。

“跳得好！”龙仔走到身前时我由衷地说。

但他只是和我错身而过，沉默地将我的赞美甩在脑后，一句话也没回复，一个眼神的致意也没有，一点迟疑的意思也不泄露，如同我只是窗台边的一株盆景。好傲慢的一个人。

“他听不见，你要用写的。”荣恩还翻着我的履历，她不经意地说。

见我并没有反应过来，荣恩耸了耸肩，“不然你以为我们怎么会叫他龙仔？”

那是聋子的意思了。龙仔的身影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，我听见从

那边传来淅沥沥的冲水声，想来那边是淋浴间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可以清晰地勾勒那股水流声，像雨一样滴滴冲激，越来越响，回音渐渐显微、扩大，澎湃成瀑布，汹涌在耳膜上，一生与水为伍，那时才第一次真正聆听见了水的锐利的声音。

“你来了就好，应该还赶得上，这半个月都是练基础舞步。”荣恩将履历还给我，临走前，她又说：“你的部分，都是龙仔帮你跳的。”

说得好像我已经笃定录取一样，她说这话时，满脸净是温柔。

天完全黑了，我还独自坐在窗台上，几个换回便服的舞者又从我面前经过，龙仔最后一个出来，他顺手关上了走廊边缘的灯光，这一回他注意到了我。完全出自于枯候的无聊，我朝他招了手。

冲浴完的龙仔，一身白色T恤与牛仔裤，极其普通的男孩装束，他背着一只中学生用的书包，我见到在他的脖颈上，用塑料绳悬吊着一本拍纸簿和一根原子笔，塑料绳都已经旧得千丝百缕。

我的自创手语令龙仔眼花缭乱，他于是咧嘴笑了，他也在窗台前坐下，与我保持着生硬的距离，隔得那样远，我还是接收得到从他身上放射出来的、收藏不住的滚滚精力，他的晶灿的眼睫让我联想到了安静的夜行动物，注视着你又希望不为你视线所及，他舞蹈时的流利气质此刻消失无踪，一双长手长腿不知该怎么搁才妥当似的，化为过度多余的细微动作，那是强烈的好奇与不安。在他的纸簿上，我说明今天是来面谈，角逐舞团工作。

“你可以叫我阿芳。”一停笔我就发现这个句子十分不妥，鲁莽极了，他怎么可能开口叫我？

“阿一芳。”龙仔却当真了，他比划出一个特别的手势，阿是一朵五瓣花蕊绽放，芳是鼻尖前一道柔软的波浪，没想到我的卑微的名字，在他指尖可以出脱得如此优美，他的双唇也比拟着正确的口型，只是没有声音。

我是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，在手语的世界里面，中文并不尽然是逐字翻译，关于名字，意译的居多，这是龙仔当场为我取的一个手语名字，芬芳可掬的意思。

“你跳得非常好。”我写道。谢谢。他用手语说，这我看得懂。

“跳多久了？”

他比了两年。就我看起来，龙仔大约二十出头。

“没骗我吧？”我继续写，“刚刚见你练舞，以为你是从小练起的，怎么跳得那么好？”

浑然前辈的语气中，我感到了一些心虚，龙仔偏头仔细地看我书写，我一停手他就接过纸笔，我们两人都非常谨慎地避开了肌肤接触。

“我只是，”他写，“没办法忍受下去的时候，再多忍一秒钟。”

我接回纸簿，久久端详着这句话。

这样年轻的孩子，可以挥洒出这种苍劲的力道，他贪快但不含糊，每一个笔划都张扬得清清楚楚，钩得性格，捺得深刻，撇得更见气魄，若是字体可以兑换成声音，这该是嘹亮得吓人的嗓子吧？我为这排笔迹深深着迷。

办公室传来了动静，我随即被喊了进去，再度面谒卓教授。

接过履历书之后，卓教授皱起双眉注视我的容颜。

“怎么这么年轻，”她仿佛不能相信似的，再瞄了一眼我的资料，“好年轻……”

我实在不算年轻了，已经满了二十八岁，方才在教室里见到的舞者，都明显地要比我幼小得多。卓教授撇开我的资料，不胜感慨的神色，她看起来有些迷离，我静了一会儿，开始怀疑她所凝视的是我面前的薄雾，雾的来源是她指间的香烟，随着烟束腾挪，她有如进入了潮水般的往事，我是一个呼吸窘迫的布景。

于是我自行报告，十九年芭蕾舞龄，十年现代舞经验，曾经跳过的舞码若干……

“行了行了，小潘在电话里都告诉我了。”

若不是刻意保持着肃然起敬，我不禁要莞尔了，潘老师年纪不小，在舞坛里辈分也高，这时倒成了小潘。我放胆观察卓教授的脸容，眉毛秃落了大半，其上刷以颜色浓烈角度耸动的黑墨，这是惟一